

曾经，我是那么渴望高山大海。然而，当我到达海边，我停住了。只要久凝视那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从我心底深处油然而起的，都是恐惧：大海的绝对空旷，令我倍感虚无；眼看着清澈的水却不能够喝，令我备感绝望；海洋深处伸出鬼没尖牙利齿的鲨鱼、地壳总在酝酿的海啸、台风和地震，都让我陡生畏惧。如是，我一定要热爱大海吗？不！我明白了：我可以对大海说不。当我走过了高山与高原，当我穿过了沙漠与荒丘，当我对那些令人羡慕的极限运动满怀痴心妄想，然我只是坐了一趟过山车，就已经吓得魂不附体、惊声尖叫，眩晕发作，难道我还敢再想攀岩和蹦极？

后来的后来，我明白乃至更明白了。我选择了徒步。不要笑。并不是去日本的熊野古道徒步，行走 1000 多公里，跋涉于没有路径只有虬龙般盘踞的树根的古道，每一步又湿又滑，身背硕大又沉重的背包，每天天黑之前必须抵达驿站否则，全靠自己的野外生存能力。没错，这是徒步。这是徒步家在专业的著名的步道徒步。而我的徒步，只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区中心。不要笑。现在的我，已经太了解自己：既是城市豢养的动物，又是大自然的信徒；既是一副孱弱的身子骨，又有一颗不甘被宅的心。好在武汉的中心城区，也有漫长的江岸线。长江与汉水的沿江步道，已经超过了 40 公里，走完它，也算走完了一个全马。在周五工作结束后，准备好的简单行装：主要是一双好鞋、一只轻便双肩跨。周六清晨出发，周日傍晚结束，驿站就是自己家。在周休这两天时间里，把室内的一切留给室内，把身心的全部投入

身在城市里，也做徒步家

池 莉



冷眼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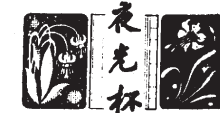
自然。周一满血复活，氧气充满身心，皮肤饱含大自然负离子，新一周的工作就这样开始，实在是很不错。

在城区中心徒步，主要是有安全感和省心。渴了饿了，城市商业网点随时补充。累了乏了，随时随地休息。不慌不忙步行。全心全意步行。一侧有长江相伴，一侧有林带相随。江上有缓缓行进的轮船。江边有闲散沉静的钓鱼人。你还可以暗暗期盼江面忽然冒出欢快的江豚，它们从前曾经调皮地追逐过你乘坐的渡轮。你看花草树木千姿百态各有各的美，它们根本不鸟人工修剪，该是怎样的个性还是怎样的个性，全然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枝叶。你听各种鸟儿啾啾啼鸣嬉闹追逐，野猫却在草丛中悄然匍匐潜行，一副猎手架势，你替猎物担心，也替猎手担心。黄昏了，忽然有一只黄鼠狼窜过。野兔总是冒冒失失，突如其来，与你差点撞面，它立刻掘地作势，两只细长大耳朵竖起来，一耸一耸，少顷转身飞奔。就这么步行。就这么交流。什么都不用说。大自然总在你耳边浅唱低吟。太阳把植物的气息晒得愈发浓郁了，真香。你呼吸渐渐加深。你不断吐故纳新。你浑身上下是如此通透舒坦，没有再美妙的了。

请不要笑话，我把我这这样一种步行，也叫做徒步。在我看来，名称只是名称，合适的，就是恰如其分。在这个世界上，断没有唯一的生存方式，断没有唯一的审美方式，也断没有唯一的徒步方式。即便生活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大城市里，即便我们原本不是强壮刚健的人，也不妨，设法成为，城市里的徒步家。

《裁剪与缝纫》一书曾加印 39 次之多，畅销近千万册，享有我国科技类服装类书刊销量冠军之誉！40 多年前，尚在票证购物年代，百姓收入也低，谁不想用有限的布做合体的衣服呢？此书应时而生，一炮打响。第一版发行 30 万册，书店采取每人限购 2 本之举仍供不应求，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玻璃柜台轧坏两只，连交警都到场维持秩序。一个月后加印 20 万册，又被抢空。可以说，上些年纪的上海人，大凡听说过或接触过这本书。

说此书，绕不过一个人——孙熊，他高中毕业分到上海时装公司。做衣裳乃工匠活，本无书述。因业务发展需要，领导选中踏实肯干的孙熊编写制衣纲要。这家全国最大的服装店，有许多手艺高超的师傅，给了孙熊极为有利的条件。他进工厂学习制衣的全部工艺流程，白天似海绵吸水般求教，夜里伏案爬梳剔抉，翌日一与师傅核对。如何把口传手做的技艺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着实让他费了心思。仅月余，任务完成，刻印内部资料；后又编绘成《简易裁剪》小册。一次，公司党委书记去东北出差，回沪后在大会上表扬孙熊：“我用两本裁剪书，给公司换来 2 立方木材。”在计划经济年代，此功非薄。丈夫为志勤当先。孙熊以服装为志，刻苦钻研，沪上各派名师的单位留下



夜光杯

与几位文化老人聊天，话题忽然转到了翻译上，说有个翻译家李佺民，被遗忘很久，已不大有人知晓了。我的头脑里立马出现少年时读《牛虻》《斯巴达克思》的情景。这可是人们不会轻易忘记的世界名著啊！译者就是李佺民。时光匆促，出生于 1919 年的李佺民，转眼已届百年诞辰。余生亦晚，未能亲聆教益，倒是闻悉不少关于这位翻译家的轶闻旧事。他是浙江镇海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李培卿酷爱读书藏书，家里俨然一个小图书馆。兄妹九人，他排行第七，二哥是共产党员，给全家带来了许多进步思想，后来牺牲在敌人屠刀下。所以，李佺民后来每译一书，扉页上就写上：“献给我的二哥李侠民”。

1938 年，李佺民高中一毕业，就投身抗战洪流中。在家乡演话剧，出墙报，办民校，还撰写时评发表到《浙江潮》上。创作长诗《变》和剧本《精忠报国》，以及儿童剧《儿童团大打东洋兵》，在《抗战少年》上刊登。后因患心脏病到上海，一边治病一边自学俄语。病逾因身体虚弱，

秋夜虫鸣声

赵玉龙

晚上十点多，我走在蜿蜒的村道上。刚刚过去的夏天还留下很深的痕迹，道路两旁的草还是那么繁盛，狗尾巴草在微风中摇晃着。我想了想，我有多久没有这样置身于这纯粹的黑暗之中了？我现在站在这条路上，周围没有别人，我觉得宁静中有一种村庄永恒的端庄。这一刻，我和自然是如此亲近。那更远处的路灯看上去昏暗、遥远。这条路向外延伸，一直可以达到那些光鲜的俗世生活，灯红酒绿的霓虹都市。而我就在这自然的近处，溪水的声音伴随着秋夜的虫鸣，让我觉得更加亲切。

远方有我一个惦念的人，无线电波为我送来了她的信息。我想让她听听这溪水和虫鸣和成的天籁。她却并没有接通电话，让我觉得有些遗憾。我突然想，如果我就是住在这里，每天给她写信，那样的一种思念，会不会更加深刻一些。即时短信的便捷反倒不好。我想，小时候的糖为什么会更加甜一些，那是因为那时候我吃到的糖不多的缘故，因为稀少才会珍贵。我想要时间慢下来，好好和她说说活。

当然，我还是要回到那个霓虹都市中去的。她生活在那里，我也要在那里去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像西餐桌上的一支马蹄莲。干净的绿叶被细心地擦拭过，洁白的花蕊在小小的空间里孤独盛放，没有一点灰尘，却也没有秋夜的清露的滋润。有机会，我一定要带她去我们村子里听听这夜晚的虫鸣。

无法上前线，就留在家乡任中学教师。不久，他又来到上海，在一家房产公司以抄写房单糊口，并开始翻译生涯。1948 年，他翻译出版了第一部外国儿童文学作品《鹿童泪》（再版时改为《一岁的小鹿》）。后来，他又翻译了盖达尔（《铁木尔和他的队伍》作者）的另一部儿童小说《学校》。由此，他辞去公职，做了一名自由翻译家。1952 年，上海少儿出版社筹建，社里的译文科长是任溶溶，光杆司令手下无兵，社领导陈伯吹说，没人没钱，只给权利，可以自行招人，自选课题出书。任溶溶就想到待在家里的译友李佺民。这样，李就进了少儿社做了翻译编辑。干了一年多，李说腰不好就辞职了，估计还是觉得在家翻译自由些。此后，李佺民花大力翻译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巴若夫的系列作品，共出版了二十四本专集，最后一本是斯科林诺撰写的评论集《论巴若夫的传说》。当儿童文学老作家孙毅把这套译著拿给我时，深情地说这是我的老朋友李佺民的旧译，当年是一版再版，甚至三版四版，时下恐怕找不到了，如

晚上十点多，我走在蜿蜒的村道上。刚刚过去的夏天还留下很深的痕迹，道路两旁的草还是那么繁盛，狗尾巴草在微风中摇晃着。我想了想，我有多久没有这样置身于这纯粹的黑暗之中了？我现在站在这条路上，周围没有别人，我觉得宁静中有一种村庄永恒的端庄。这一刻，我和自然是如此亲近。那更远处的路灯看上去昏暗、遥远。这条路向外延伸，一直可以达到那些光鲜的俗世生活，灯红酒绿的霓虹都市。而我就在这自然的近处，溪水的声音伴随着秋夜的虫鸣，让我觉得更加亲切。

远方有我一个惦念的人，无线电波为我送来了她的信息。我想让她听听这溪水和虫鸣和成的天籁。她却并没有接通电话，让我觉得有些遗憾。我突然想，如果我就是住在这里，每天给她写信，那样的一种思念，会不会更加深刻一些。即时短信的便捷反倒不好。我想，小时候的糖为什么会更加甜一些，那是因为那时候我吃到的糖不多的缘故，因为稀少才会珍贵。我想要时间慢下来，好好和她说说活。

当然，我还是要回到那个霓虹都市中去的。她生活在那里，我也要在那里去生活。我们的生活就像西餐桌上的一支马蹄莲。干净的绿叶被细心地擦拭过，洁白的花蕊在小小的空间里孤独盛放，没有一点灰尘，却也没有秋夜的清露的滋润。有机会，我一定要带她去我们村子里听听这夜晚的虫鸣。



夜光杯



走过许多地方，看尽世事沧桑。老来无所留恋，拎包回到故乡。（中国画）老树

能重印出来，让现在的小朋友阅读该有多好啊！这套丛书包括《金头发》《会跳舞的火焰姑娘》等。李佺民在《译者后记》中写道：“巴若夫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像一个巨人似的在古典童话大师安徒生和格林兄弟之后崛起……他鼓舞全世界人民走向比童话和传说中的意境更瑰奇、更美丽的新社会”。

以后，李佺民致力于世界名著的翻译。1953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伏契克的长篇小说《牛虻》，一时世便不胫而走，成了青少年喜爱的外国文学读物，主人公亚瑟成了他们崇拜的偶像。后来，他又译出《斯巴达克思》，也是一版的再版，吸引无数读者。直到新时期外国优秀文学解禁，上海开始重版发行外国文学名著，列入第一批第一本的即是《斯巴达克思》（上下册），并于 1977 年 10 月出版。新华书店门前排长队购买此书

的读者，至今还记忆犹新哪！当年此书责任编辑冯春说：这是沉寂十多年后我执编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名著，第一次以“冯春”为笔名，写下长达万字序言《谈谈（斯巴达克思）》，还兴致勃勃拿起毛笔题写了书名。几万册印量一销而空。可见人们当

时阅读的饥渴啊。作为译者，李佺民获得十册样书，也被一索而尽。手头只留了一册，赠给了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因为闵悦购此书而不得，正好发现登门求教二胡的老人就是译者，便喜出望外，连声道谢。

上世纪六十年代因无书可译，自由翻译家的生活没了着落。草婴将他们组织成出版社所属编译所，李佺民每月有八十元的生活津贴。冯春是社里派到编译所的管理人员，每周一、二与这些翻译家读读报聊聊天，在小型联欢会上，李佺民会捧着瑟琶弹上一曲。他的多才多艺，他对生活的热情，都给冯春留下很好的印象。后来李佺民成为市政府参事。这些多少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

资深译文编辑、靳以女儿章洁思说，“李佺民老师翻译水平在上海是一流的。他本来就是文学作者，文字功力很深。他家乡与我家住得很近，是父亲的好朋友，但平时不来串门的。在 1959 年父亲病逝后，家里突然门庭冷落，此时李老师的身影就常常出现在我家门前，给我们送来他的新译著，跟我们问寒问暖。这就是他的人品。他去世快三十年了，我们很怀念他。”

编者按：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火热进行中，不仅是市中心的大剧院等在上演节目，各个社区也都会精彩节目，在家门前，在身边，你也可以看到你喜欢的节目。今起请看“身边的艺术节”十日谈。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在这美好的日子里，作为一名曾从事群众文艺工作三十多年的爱好者，我自然十分关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金山的演出。有幸的是，我在网上抢到了 10 月 29 日在金山山区文化馆演出的“艺术天空·世界大师近景互动秀”（魔术表演）的免费票。

像这样的网上抢免费票已不是第一回，去年我用同样的方式，得到了全部由男孩组成的“天使之翼童声合唱”的演出票子。这个团承袭了童声的纯朴和透亮的特点，歌声所产生的神秘和静谧气息，至今仍令人回味。我是有十多年“团龄”的石化街道合唱团成员，我们这个社区合唱团曾获得过上海市无伴奏合唱比赛金奖和上海市民合唱比赛

中青年组的第四名，团员们一听说这个世界知名的童声合唱团要来金山，立即动员起来，互通“情报”，从网上一举拿下七八张票。那天在剧场欣赏过程中，坐在附近的一位年轻妈妈，低声问自己孩子：他们的歌声很纯净，你仔细听听，有没有听懂他们在唱什么？孩子回答得很有意思：他们的声音很神奇。这一问一答，让我感慨地处远郊的金山人，受惠于近几年不断来访的国内外艺术团体的演出，欣赏品位得到了很大提升。

或许是出于让普通市民都能一起进场观赏的缘故，金山区所派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的项目，都是雅俗共赏的。去年一台俄罗斯乌拉尔国家舞蹈团的民间舞蹈也大获好评，这些由乌拉尔地区独一无二色彩和地方元素编创的舞蹈，既独特又非常通俗，能营造一种热烈欢快的气氛，台上的演出带动了台

下观众的情绪，使整场演出充满了节日色彩，也让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由于平时与文化馆有不少工作交往，负责上海国际艺术节来金山演出的王珏告诉我，现在对艺术节到郊区的演出，上海都实行了“零门槛、全免费”，这已经是第六年了。这样的惠民、亲民，得到了我们市民的高度赞扬。他觉得，虽然这是免费的艺术大餐，但与市区展演的节目相比，质量并不低。为保证每场演出都能座无虚席，在决定导入那些演出前，先广泛听取爱好者和市民的建议，又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从今年艺术节来郊区演出的二十多档节目中，筛选出更适合金山市民观看的节目；改排队取票为网上抢票，让更多的青年观众进入剧场；将一半票子留给区内文化艺术团队，保证他们的观摩学习等等。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大家好评，而观众质量、数量的提高，又进一步活跃

七十公里的距离没有了

冯 强

了演出过程的互动气氛。

金山区离市区有将近七十里，过去国内外顶尖的艺术团队较少光顾。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应约在《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十日谈”上，就地处金山的上海石化群众文艺活动，发表过一篇随笔。时至今日，金山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文艺骨干，而且年、月、月有高质量的文艺演出，随着区文化馆新馆的落成，来这儿的艺术团队可说是成倍增加。仅在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范畴里，到金山来的还有“卡塔尔国家交响乐团”“香港·莫扎特室内乐团”等，更不用说还有平日里常来常往的京剧、沪剧、越剧等等的戏曲演出了。这样的“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十日谈

身边的艺术节

责编：杨晓晖

每个剧场都会有独特的灵魂，请看明日本栏。